



绝望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朱世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绝望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朱世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望/(美)纳博科夫(Nabokov,V.)著;朱世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ISBN 7-5327-3822-1

I. 绝... II. ①纳... 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0764号

Vladimir Nabokov

DESPAIR

Copyright © 1989 by Vintag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ESPAIR by Vladimir Nabokov

Copyright © 1965, 1966 by Vladimir Nabokov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绝望
Despair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朱世达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邬海静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 09-2005-111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822-1/I·2144

定价: 1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拥有,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俄文版《绝望》(*Otchayanie*^①——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一九三二年写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杂志《当代纪事》连载,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罗波利斯出版。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样,*Otchayanie*(尽管赫尔曼猜想)在这典型的极权国家被禁止出版。

一九三六年底,那时我还住在柏林——在那儿,另一种野性开始传布——我为一家伦敦出版社翻译了*Otchayanie*。虽然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总是在我所谓的俄语作品的页边草草地写上英语,但这是我初次严肃地尝试为了一个姑且可以被称为艺术的目的而使用英语(如果不算一九二〇年前后在剑桥大学的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首糟糕的诗)。在我看来,其结果是文体上的粗陋而臃肿,于是我通过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请一位脾气很坏的英国人审读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发现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后拒绝再读下去,他不喜欢这本书;我怀疑他也许感到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一九三七年,伦敦的约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绝望》的简装版,书后登载有他们出版作品的*catalogue raisonné*^②。尽管有这一额外优

惠，该书销售得还是很糟，几年后一颗德国炸弹将所有的剩书付之一炬。就我所知，最后剩下的惟一一本书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许从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边寄宿宿舍的阴暗书架上被遗弃的读物中还有两本。

现在这一版本中，我不只是对三十年之久的译文做了修改：我重写了 *Otchayanie* 本身。幸运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对三个版本作一比较，将会发现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这段文字在人们较为胆怯的时代被愚蠢地删去。在一个学者看来，这公平吗，这聪慧吗？我很容易会想象普希金会对因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说些什么；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预先读到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话，我会多么高兴和兴奋。一个年轻作家对他日后会成为的老作家的狂热之爱，是一种最值得称颂的勃勃雄心。这种爱没有得到著述颇丰的老人的回应，因为即使他确实不无遗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轻人单纯的爱好和天真的性情所致，他对于青春年少时的笨拙练习并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耸一耸肩而已。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片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让我再补充一

① 用拉丁文字母转写的俄文。

② 法文，详细目录。

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与我的另外几本关于移民的小说相比，此书的白俄色彩比较少一些^①；因此，对于在三十年代左倾宣传的环境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便较少地令人困惑和烦恼了。另一方面，思想简单的读者会喜欢它的简单的结构和有趣的情节——不过，这情节却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鲁的信的写信人所想象的那么为人们所熟悉。

此书中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对话，菲利克斯最后在冬日森林中的那个场景当然是很好玩的。

不可避免地，有人试图在我一部比《绝望》晚许多年写的小说里找到我从《绝望》中提炼出来注入故事叙述者言语中的那种毒素；对于读者这种努力，当时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如果说赫尔曼和亨伯特^②相像的话，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时分在那儿漫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

第四章赫尔曼含糊地咕哝的诗句摘自普希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给他妻子的一首短诗。我在这儿将全诗抄录，是我自己翻译的，保留原诗的韵律，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不，是不

① 这并没有阻止一位共产党评论家（让-保罗·萨特）在一九三九年为法文版《绝望》写了一篇十分愚蠢的文章，说：“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战争和移民的牺牲品。”——原注

② Humbert，作者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

能容许的——除非是在诗的天空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群星汇聚的情况下，如同这里所遇到的情形。

是时候了，我亲爱的，是时候了。心灵要求休憩。

时光日复一日地飞逝，每一小时

都带走生命的一部分；但同时你和我

想要一起居住在……啊！那时，我们就死亡。

世界上没有天赐之福：虽然有宁静和自由。

我一直希冀了解那令人羡慕的命运：

我，一个困顿的奴隶，一直在思考逃亡

逃到一个遥远的有工作和纯粹快乐的处所。

疯狂的赫尔曼最后逃亡的“遥远的处所”位于鲁西永，那地方很省钱。在他之前三年，我在那儿开始写我的关于棋的小说《防守》。我们让他在那儿可笑地遭受惨败，不去说他了。我不记得他最后是怎样的结局。毕竟，在此期间，我写了十五部其他的书，三十年过去了。我甚至不记得他建议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否真由他拍摄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蒙特勒

倘若我对我的写作能力和用最优雅与生动的语言来表述思想的令人称羡的才能并不非常有把握的话……当我开始琢磨写我的故事时，大致上就想这么开头。然后，我应该让读者明白倘若我果真缺乏那种写作能力，那种才能什么的话，我早就不会去描写最近发生的那些事儿，而且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可描写的东西，因此，有教养的读者，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也许这有些愚蠢，但至少是明确的。深入洞察人生策略的天赋，那种与生俱来的总是追求创造的脾性使我……在这时，我就应该将违法者——法律总是在一小儿泼洒的血迹上大做文章——和一位诗人或者戏剧演员比较一下。但正如我的一位左撇子朋友经常说的：哲理性的臆测只是有钱人的创造而已。去它的吧。

这瞧起来似乎我并不知道怎么开头。真是一幅滑稽的情景，这年纪有点儿大的有教养的人，蹒跚跚跚奔过去，下巴上的囊肉在颤动，正鼓足劲儿往末班车赶，他倒是赶上了这末班车，但怕在车启动时上车，无奈地一笑，往后退一步，放弃了，继续往下快步走去。我是不是不敢跳上去？这公共汽车，这机动车，这我的故事中的大

客车轰鸣着，加快了速度，一刹那间便会无可挽回地在街角消失。这是一个相当宏伟的想象。我仍然在奔跑着。

我父亲是一个从雷瓦尔^①来的说俄语的德国人，在那儿他上了一所著名的农学院。我母亲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俄罗斯人，出身贵族。夏日，她一身慵懒，穿着紫色的丝衣，斜躺在摇椅里，扇着扇子，咀嚼着巧克力，所有的百叶窗都垂放下来，从刚割完草的地里飘来的熏风吹拂着百叶窗，瞧上去就像紫色的风帆。

战时，我作为德国人被拘禁起来……真是倒霉，请想一想我那时刚考进了圣彼得堡大学。从一九一四年年底到一九一九年年中我读了整一千零十八本书……我一直在计算着。在前往德国的路上，我在莫斯科耽搁了三个月，结了婚。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我一直住在柏林。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我整三十五岁……

说一点离题的话：那关于我母亲的描述全是谎言。事实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朴实而粗俗，穿一件邋邋遢遢的像是连衣裙之类的衣服，从腰间一直拖曳下来。我当然可以将这删掉，但我故意将它留下来了，因为这显示我性格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面：骗人，面不改色，还充满激情。

嗯，正如我告诉你的，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我为了做件买卖来到布拉格。买卖的是巧克力。巧克力可是好东西。有些妞儿就只喜欢吃苦玩意儿……这些爱挑剔的小丫儿。（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写吗？）

我的手在颤栗，我想呐喊，我想砸东西……这样的心情对于描

^① Reval，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城市，后称塔林。

写一个富有闲情逸致的故事是非常不合适的。我的心狂躁异常，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心情。必须冷静下来，必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否则就糟了。沉静下来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巧克力……（在这里，让读者想象一段关于巧克力制作的描述。）我们在包装纸上印的商标画着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女人，扇着扇子。我们正在催促一家快要倒闭的外国公司转向生产我们的产品供应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布拉格的缘由。五月九日上午，我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旅馆到……说这些，多无聊。让我烦闷得要死。但要很快切入到最精彩的情节中去，我必须作一些基本的铺垫。让我们来把这先说了吧：这公司的办公室正好在城郊，我没有找到我想找的那家伙。人们告诉我他将在一小时左右回来……

我想我应该告诉读者，这期间有一个很长的间隔。太阳有足够的时间落山，落日的余晖将比利牛斯山上空的云彩染成了一片血红，那山真像富士山。我一直坐着，处于一种奇怪的疲惫状态，时而倾听窸窣飞舞的风声，时而在页面的空白处画鼻子，时而迷迷糊糊地打盹儿，最终身子开始颤抖起来。继而我的身上又孕育出一种烦躁的心理，我打起颤来，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的思想空空如也，一片空白……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去开灯，换上新的钢笔尖。那旧的钢笔尖裂开来，弯了，瞧上去就像猛禽的喙似的。不，这些不是创造的痛苦……而是些不同的东西。

嗯，正如我刚才说的，这家伙出去了，一小时以后才会回来。没什么事儿可干，我便去散步了。空气冷冽而清新，天空中散落着斑驳的蔚蓝；远处的风儿沿着逼仄的街道吹拂着；有一片云彩时不时遮掩阳光，太阳躲过了云片重又像魔术师手中的硬币一样出现了。

病人在公园里练手摇的健身器，那公园里开满了怒放的紫丁香。我瞧一眼商店的招牌；虽然招牌文字的含意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却想找出个我熟稔的具有斯拉夫词根的什么单词来。我戴着一双崭新的黄色手套，漫无目的地往前踉跄而行，双手不断地挥动着。陡然间，房屋没有了，眼前是一大片空地，瞧上去似乎富有农村风味，很吸引人。

走过一排兵营，一个士兵在训练一匹白马，我踩上了松软的黏糊糊的土；蒲公英在凄风中打颤，栅栏下，一只破了的鞋躺在阳光下。远处，一座十分陡峭的山直指苍天。我决定爬这座山。它并不像它的外观那样宏伟。在矮小的山毛榉和枯槁的灌木丛中，一条在山体上开凿出来的弯弯曲曲的有台阶的小道一直往上延伸。我开始还幻想，下一个弯一拐便会显出一幅具有鄙野之美的景色来，但这样的景色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那样乏然无味的野地根本无法使我满足。光秃秃的地上蔓延着灌木丛，到处撒满了碎纸、破布和压扁的罐头。人没法离开小道的台阶，因为台阶深深地嵌进斜坡；小道的两边，树根和腐烂的苔藓从土墙里向外伸出来，就像死了一个可怕的疯子的房子里腐朽家具破烂的弹簧。当我终于走到山顶时，我发现那儿有几座歪歪扭扭的小窝棚，一条晾晒洗涤衣物的绳子，绳上挂着几条短裤，风将它们吹得鼓鼓的，仿佛是有生命似的。

我将两肘撑在有树瘤的木栏杆上，举目远望，只见布拉格淡淡地笼罩在雾霭之中；微微闪光的屋顶，冒烟的烟囱，我刚走过的兵营，一匹小白马。

我决意走另一条路下山，选择了我在小窝棚后面发现的大路。惟一的美景应该是小山顶上的煤气罐的圆顶：在蓝天的衬托下圆圆

的，红殷殷的，瞧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足球。我离开了大路，又开始往上爬，这次是沿着生长着稀疏的野草的山坡爬。这是凄凉而又光秃的荒野。从大路上传来卡车的隆隆声，一辆马车从相反的方向驶过去，然后是一辆自行车，紧接着是一辆清漆公司的货车，货车油漆成粗俗的彩虹色。在这些家伙关于色彩的概念里，绿色总是紧接着红色。

我在斜坡上瞧着大路，待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前走去，看见在两个光秃秃的土包之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小道，过了一会儿，我便找一个地方歇一会儿。离我不远处，在荆棘丛下躺着一个男人，脸朝天，盖着一顶帽子。我正要从他身边走过去，但他那奇怪的样儿吸引住了我：一动也不动，张开的双腿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半弯的手臂是僵硬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一条灯心绒裤子。

“别胡思乱想了，”我自言自语道。“他睡着了，睡着了。没必要去惊动他。”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走了过去，用我考究的鞋尖儿将帽子从他的脸上踢了开去。

请吹起喇叭吧！或者敲响那种伴奏令人叹为观止的杂技表演的鼓声吧。令人难以置信！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看到的一切，我怀疑我是否神经错乱了，我觉得恶心，一阵昏眩——老实告诉你，我不得不坐了下去，两腿在颤栗。

要是换了另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看到我所看到的，他也许会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却被这可能隐含的神秘性所震撼了。在我瞧着的当儿，我心中的一切仿佛都垮了，仿佛从十层楼的高处往下猛冲下来。我以无比惊异的神情瞧着。它的完美性，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情。

现在，既然我已经写到最重要的部分，并将那好奇之火压了下去，为了这次相遇我琢磨着应该让我叙事的行文和缓下来，安安静静地回顾一下我走过的每一步，想一想那天上午我没能找到公司的那家伙之后，我走上了那条路，爬上了山，在微风吹拂的五月蓝天下，瞧着那煤气罐的红色圆顶时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我到底是怎么胡思乱想来着的。让我们无论如何把那件事了结了。在邂逅之前，再瞧上我一眼吧，戴着一副亮色的手套，没戴帽子，仍然漫无目的地往前闲逛着。我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奇怪得很，什么都不想。我心中绝对空空如也，就好像是那半透明的瓶子迟早要装上东西，只是眼下不知道罢了。关于手边事务，关于我最近买的汽车，关于乡野周围这儿那儿的美景的缕缕思绪，只是在我心头浮光掠影般地一晃而过，如果说在我心灵深处广袤的原野上还有回音的话，那仅仅是驱使我往前走的那朦朦胧胧的一种感觉。

一九一九年我在莫斯科就很熟稔的一个聪明的列特人^①有一次对我说，我有时候毫无理由地沉思默想起来，这肯定是要进疯人院的信号。他当然有些夸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彻底地测试了我超人的思维简洁和前后连贯的才能，这种才能在我对于逻辑的掌握上表现了出来，我的十分发达、但完全正常的心灵对这种逻辑的把握有一种痴迷。本能所引发出来的胡闹、艺术视野、灵感，所有这些伟大的、赋予我生命以美的东西，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管他多么聪明，却意味着轻度疯狂的开始。别发愁；我非常健康，我的身体内外都是清洁的，我走路的步子是轻松的；我既不酗酒也不

^① Lett，居住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的一个民族。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也不放浪不羁。所以，我身体状态极佳，穿戴讲究，瞧上去相当年轻，在上面描述的乡野中溜达；神秘的灵感并没有蛊惑我。我真发现了那无意中碰到的东西。让我再重复一遍——令人难以置信！我以无比惊异的神情瞧着。它的完美性，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情。但也许就在那时，在我瞧着的当儿，我的理智开始审视其完美性，寻觅其原因，琢磨其目标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绽放出生命的涟漪——这稍微减轻了些我的惊愕，但我心中仍然怀着那惊异之情。他睁开眼睛，斜瞥了一眼，坐了起来，不断地打呵欠——仿佛永远打不完似的——双手深深地埋在他的棕褐色油光光的头发里挠头皮。

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瘦长个儿，邋邋遢遢，下巴上的胡子茬儿足有三天没刮了；在他衬衣领子开口的下方和上方之间露出一溜狭窄的粉肉来（领子软软的，有两个圆洞，这意味着饰针掉了）。他的薄薄的针织领带斜挂在脖子上，衬衣前方没一颗纽扣。在纽扣扣眼上仍然残留着枯萎的业已褪色的紫罗兰；有一朵紫罗兰从纽扣眼里脱了出来，倒头挂在那儿。他身旁躺着一只破旧的背包；背包盖开着，露出一个椒盐卷饼和一根咬过的、残留大部分的香肠来，这一般总是意味着不合时宜的肉欲和粗野的食欲。我坐着，带着一种惊骇审视这个流浪汉；他似乎穿戴着老式化装舞会上小丑那愚笨的衣装。

“我抽上一支烟就好了，”他用捷克话说。他的嗓音出乎意料地低沉，甚至于是可以说是沉静的，他将两个手指叉着伸出来，做了一个抽烟的姿势。我将我的大烟盒塞到他跟前；眼睛死盯着他的脸。

他将手顶在地上，弓着身往我这边靠近点儿，这当儿，我就趁机瞥了一眼他的耳朵和他凹陷的太阳穴。

“德国种的样儿，”他说，笑了笑——露出了牙床。这使我失望得很，但幸亏那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到这时，我还很不情愿放弃我那惊愕的心情。）

“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手指捻转着烟卷。我说是，在他鼻子底下打开了打火机。他贪婪地用双手遮盖在颤动的火上。紫黑色的方方的指甲。

“我也是德国人，”他说，吐出一缕青烟。“就是说，我父亲是德国人，但我妈是捷克比尔森^①人。”

我一直指望他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还会大笑起来，但他始终很木然。这时我意识到他是多么傻。

“睡着了，”他用一种愚蠢的自满自足的口气对自己说，蛮有兴致地吐了一口唾沫。

“失业了？”我问。

他忧愁地连着点了几下头，又吐出唾沫来。我一直纳闷头脑简单的家伙的唾沫怎么会那么多。

“我还能走，但靴子不行了，”他说，瞧一眼他的脚。靴子实在是破烂不堪。

他慢慢地转过身去，趴在地上，一边望着远处的煤气罐和一只从垄沟里飞起的云雀，一边带着沉思的神情说：

“去年我在萨克森^②有一个很好的活儿，离前线不远。种花。世

① Pilsen，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城市。

② Saxony，德国一地区。

界上最好的活儿！后来我在一家饼屋干活。每晚下班后，我和朋友经常跨过前线去喝啤酒。去七英里，回七英里。捷克啤酒比我们的要便宜些，娘儿们也要肥些。我有一阵子拉小提琴，养一只小白鼠。”

现在让我们从侧面来看一眼，只是溜上一眼，无需看得太真切；也请不必太近，先生，否则你将受到极大的震撼。也许你不会。啊，在经过了这一切后，我算是明白了人的眼光有偏爱的一面，有可能犯错误。不管怎么样，情景是这样的：两个男人斜躺在一片衰草之上；一个穿着洒脱，用一只黄手套拍打膝盖；另一个是目光呆滞的流浪汉，全身躺在地上，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周围沙沙作响的矮荆棘丛。飞驰的云朵。一个刮风的五月天，人有点打冷颤，好比马毛的颤动。从大路传来卡车的隆隆声。在空中回响着云雀纤细的鸣声。

流浪汉陷于沉默；然后又说起话来，只有当他想吐唾沫时，他才停下来。一件又一件事。说个没完没了。悲戚地叹息。俯伏躺着，将双腿弯曲过来，直到小腿肚碰到屁股，然后将腿伸将开来。

“喂，”我突然信口说。“你真没瞧见什么吗？”

他翻转身来，坐了起来。

“你干吗那么问？”他问，因怀疑而皱起的眉头使他的脸阴沉下来。

我说：“你一定是个瞎子。”

我们两人眼睛对视着，足有十秒钟。我缓缓伸出右手，但他的左手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伸出来。我闭上左眼，但他的双眼一直张开着。我伸出舌头给他看。他又一次嘟嘟哝哝地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即使在拿着小镜照时，他也用手指抓着脸，然后瞧一瞧手心，既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鸟屎。在映着蔚蓝天空的镜子里，他瞧着自己。他将镜子还给我，耸了耸肩膀。

“你这个笨蛋，”我嚷了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们俩——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你这笨蛋，我们俩——听着——好好瞧瞧我……”

我将他的脑袋歪着往我这儿扭过来，太阳穴碰到了一块儿；在镜子里，两对眼眸在溜转、闪烁。

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的语气是谦卑的：

“一个富人永远也不可能和一个穷人相像，但是我敢说，你比我知道得多。我记得有一次在集市上见到一对双胞胎，那是一九二六年八月——还是九月？让我好好想想。不。是八月。那才真像呢。谁也分辨不出谁是谁。如果谁能分辨出哪怕最细小的差别，可得一百马克。‘好吧，’弗立兹（我们叫他大胡萝卜）说，在一个双胞胎耳朵上猛击一下。‘瞧，’他说，‘一个耳朵是红的，另一个的耳朵不红，好歹拿钱来。’我们笑得要死！”

他的眼睛在我鸽灰色的西服上扫了一眼；然后瞥一眼我的袖口；将袖口撩上露出了金表来。

“你能为我找个活儿吗？”他问，抬起头。

请注意：是他，而不是我最先看出我们之间的相像之处；由于我确立了这种相像，我对着他站着——根据他的下意识的估摸——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依赖他人的境地，仿佛我只是一个模仿者，而他却是那标准样儿。自然人们喜欢听人说：“他像你，”而不是相反。在请求我帮他忙时，这小混蛋摸着地面，心中正琢磨还可以再要些